

《紅高粱家族》英譯特點研究

蔣驍華

[提要] 葛譯《紅高粱家族》的成功使葛浩文贏得了很大聲譽，也使莫言在通往諾獎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紅高粱家族》的英譯策略是“以讀者為中心”，最大特點是刪節和改寫。刪節主要跟意識形態、太過煽情、文化背景、故事節奏有關。就改寫而言，凡《紅高粱家族》中可能會給讀者帶來閱讀負擔或影響讀者閱讀興趣的地方，葛浩文在譯文中均做了“改寫”處理。本文詳細探討了葛譯中的刪節，並從詞語、句子、語段、篇章等層面系統探討了葛譯中的改寫。

[關鍵詞] 《紅高粱家族》 英譯 莫言 葛浩文 刪節 改寫

[中圖分類號] I206.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6) 01 - 0057 - 11

一、緒言

莫言作品的成功英譯對其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發揮了很大作用。其作品的主要英譯者是美國漢學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他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國文學翻譯家，已將莫言的十多部作品介紹給英語讀者，如，《紅高粱家族》(*Red Sorghum*)、《生死疲勞》(*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酒國》(*The Republic of Wine*)、《豐乳肥臀》(*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天堂蒜薹之歌》(*The Garlic Ballads*)、《師傅越來越幽默》(*Shifu, 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變》(*Change*)、《四十一炮》(*Pow!*)等。

葛浩文英譯莫言作品的最大特點是刪節和改寫。為什麼要刪節和改寫？葛浩文認為，原文有“各種錯誤”；而且，“美國人不大讀翻譯作品，讀中國小說的就更少了，中國作品散落到世界文學的海洋中，不可避免成爲‘邊緣’、‘小衆’一類”，^①這些刪節和改寫，不但符合出版商的要求，還得到了作者莫言的首肯。^②綜而言之，刪節和改寫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將處於“邊緣”、“小衆”位置中國文學推向處於“中心”的英語世界需要跨越中英語讀者之間存在的文化(包括意識形態)、歷史、審美、閱讀習慣等差異；二是出版商和譯者要贏得讀者，贏得市場。葛浩文說，他選譯作品時主要考慮兩個因素，“我喜歡且適合我譯”以及“有沒有市場和讀者”。^③“在美國，如果一部書在三個星期內賣不完，就要下架退給出版社，或折價處理。商業經濟的運作模式無疑會影響到出版社和讀者”。^④若進一步思考，我們發現上述兩個原因背後的深層原因是一

致的，即，讀者是中心，讀者是上帝。爲了贏得讀者，葛浩文極大地發揮了譯者主體性。

《紅高粱家族》是葛浩文英譯的第一部莫言作品，這部作品的英譯使葛浩文邁上了事業的高峰，也使莫言在西方贏得了知名度。葛譯莫言小說中，刪節和改寫較有代表性的有《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勞》。筆者在對比分析後發現，《紅高粱家族》的刪節和改寫最爲細緻，最能代表葛譯的特點。總的來說，葛譯《紅高粱家族》以讀者爲中心，十分注重譯文的可讀性，即，注重譯文的簡潔明快、情節緊湊，對有礙可讀性的部分進行刪節和改寫。爲增加閱讀趣味，葛浩文對有東方情調的詞句儘量保留。下面我們一一討論。

二、刪節

我們可以將“刪節”細分爲“刪除”和“節譯”兩部分。在葛譯《紅高粱家族》中，凡可能有礙英語讀者閱讀的東西，譯者均做了“刪除”或“節譯”處理。下面我們分類考察：

（一）刪除

葛譯《紅高粱家族》刪除原文的地方很多。概括起來，這些刪除主要跟意識形態、太過煽情、文化背景、故事節奏有關：

1. 意識形態

爲避免意識形態差異帶來的理解麻煩，譯者將這方面的內容悉數刪除，如：

江隊長被罵得狼狽不堪，但他還是振振有詞地說：“余司令，你不要辜負我黨對你的殷切期望，也不要瞧不起八路軍的力量。濱海區一直是國民黨的統治區，我黨剛剛開關工作，人民群眾對我黨還認識不清，但這種局面不會太久的，我們的領袖毛澤東早就爲我們指明了方向，余司令，我作爲朋友勸你一言，中國的未來是共產黨的。我們八路軍最講義氣，決不會坑人。您的部隊與冷支隊打伏擊的事，我黨全部瞭解。我們認爲冷支隊是不道德的，戰利品的分配是不公道的。我們八路軍從來不幹坑害朋友的事情。當然，目前我們的裝備不行，但我們的力量一定會在鬥爭中強大起來的。我們是真心實意的爲人民大衆幹事情的，是真打鬼子的。余司令，你也看到了，我們昨天，靠著這幾支破槍，在青紗帳裡，與敵人周旋了一天，我們犧牲了六名同志。而那些在墨水河戰鬥中得到大批槍支彈藥的人，卻在一邊坐山觀虎鬥，對於數百鄉親的慘遭屠殺，他們是有大罪的。兩相對照，余司令，您還不明白嗎？”

爺爺說：“你打開天窗說亮話，要我幹什麼？”

江隊長說：“我們希望余司令加入八路軍，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英勇抗戰。”

爺爺冷笑一聲，說：“讓我受你們領導？”

江隊長說：“您可以參加我們膠高大隊的領導工作。”

“讓我當什麼官？”

“副大隊長！”

“我受你的領導？”

“我們都受共產黨濱海特委的領導，都受毛澤東同志的領導。”

“毛澤東？老子不認識他！老子誰的領導也不受！”

“余司令，江湖上說‘識時務者爲俊傑’，‘良禽擇木而栖，英雄擇主而從’，毛澤東是當今蓋世英雄，你不要錯過機會啊！”^⑤

Jiang would not be put off, no matter how awkward Granddad's harangue made him feel.

"Commander Yu, please don't disappoint us. And don't underestimate our strength."

"Let's open the skylight and let the sun shine in," Granddad sneered. "Jus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We want you to join the Jiao-Gao regiment."

"In other words, take orders from you," Granddad sneered.

"You, sir, can be part of the regimental leadership."

"My title?"

"Deputy regiment commander!"

"Taking orders from you?"

"We all take orders from the Binhai-area special committee."

"I don't take orders from anybody!"

"Commander Yu, as the saying goes, 'A great man understands the times, a smart bird chooses the tree where it roosts, and a clever man chooses the leader he'll follow'. Don't pass up this chance!"^⑥

上例原文劃綫部分被刪除。《紅高粱家族》原文兩條主綫相互交織：一是“我奶奶”和“我爺爺”的愛情故事，一是膠高區八路軍的抗日故事。愛情故事被完整翻譯；而抗日故事嚴重被刪改。抗日故事中有許多對八路軍、共產黨、毛澤東的贊揚或描寫，因意識形態差異，此類贊揚或描寫在譯文中被全部刪除。

2. 太過煽情

中西讀者對文學語言的感受和審美傾向存在差異。煽情性文學語言中國讀者完全可以接受，而西方讀者可能難以接受。《紅高粱家族》中有許多煽情性語言，凡譯者認為英語讀者可能難以接受的，均刪除，如：

奶死後面如美玉，微啓的唇縫裡皎潔的牙齒上，托著雪白的鴿子用翠綠的嘴巴啄下來的珍珠般的高粱米粒。奶奶被子彈洞穿過的乳房挺拔傲岸，蔑視著人間的道德和堂皇的說教，表現著人的力量和人的自由，生的偉大，愛的光榮，奶奶永垂不朽！^⑦

Even in death her face was as lovely as jade, her parted lips revealing a line of clean teeth inlaid with pearls of sorghum seeds, placed there by the emerald beaks of white doves.^⑧

劃綫部分顯得有些煽情，但中文讀者完全可以接受。其中“生的偉大，愛的光榮”會讓讀者自然想到毛澤東為劉胡蘭寫的著名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會讓中文讀者覺得有些幽默，但這些微妙之處，英語讀者很難體會到，反而會覺得煽情過度或囉嗦，故略去未譯。

3. 文化背景

中國人覺得很有意思的語言，因文化背景差異英語讀者可能覺得囉嗦、無聊。如：

我奶奶一生“大行不拘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心比天高，命如紙薄，敢於反抗，敢於鬥爭，原是一以貫之。所謂人的性格發展，毫無疑問需要客觀條件促成，但如果沒有內在條件，任何客觀條件也是白搭。正像毛澤東主席說的：溫度可以使雞蛋變成雞子，但不能使石頭變成雞子。孔夫子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我想都是一個道理。我奶奶剪紙時的奇思妙想，充分說明了她原本就是一個女中豪傑，只有她才

敢把梅花栽到鹿背上。^⑨

Only Grandma would have had the audacity to place a plum tree on the back of a deer.^⑩

原文敘述繁複，用了許多有文化背景的話語：“大行不拘細謹，大禮不辭小讓”語出《史記·項羽本紀》，是樊噲勸劉邦的話。“心比天高，身為下賤（命如紙薄）”，語出《紅樓夢》，是晴雯的判詞。“溫度可以使雞蛋變成雞子，但不能使石頭變成雞子”源自毛澤東的《矛盾論》中的著名一問“為什麼雞蛋能轉化為雞子，而石頭不能轉化為雞子呢？”“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語出《論語》，是孔子責罵宰予的話。用這麼多富含文化背景的“宏大話語”來形容沒文化的小人物“我奶奶”，中國讀者從這種不對稱中可以讀出一種好玩、滑稽，甚至幽默。這些語言感受，缺乏相應文化背景的英語讀者自然很難體會到。劃綫部分若譯成英語肯定顯得囉嗦、拖沓，甚至無聊。葛譯全部刪去，譯文倒是顯得簡潔、明快，但也有失莫言的文風。

4. 故事節奏

為加快故事節奏，譯者刪除了一些他認為不太重要的內容。如：

人血和人肉，使所有的狗都改變了面貌，他們毛髮燦燦，條狀的腱子肉把皮膚繃得緊緊的，它們肌肉裡血紅蛋白含量大大提高，性情都變得凶猛、嗜殺、好鬥；回想起當初被人類奴役時，靠吃鍋巴涮鍋水度日的淒慘生活，他們都感到耻辱。向人類進攻，已經形成了狗群中的一個集體潛意識。父親他們的頻頻射殺，更增強了狗群中的仇人情緒。

從十幾天前開始，三隊狗之間就開始發生一些不團結的現象。事情並不大，一次是因為黑狗隊裡一個嘴唇上豁了一個口子，鼻子也裂了半邊的貪婪傢伙，偷吃了綠狗隊裡一個小白狗叨來的人胳膊。小白狗去跟豁鼻子理論，竟被豁鼻子咬斷了一條後腿。豁鼻子的強盜行徑激怒了整個綠狗隊，在綠狗的默許下，群狗一哄而上，把那個豁鼻子的傢伙咬得千瘡百孔，連腸子都拖出來撕得零零碎碎。黑狗隊對綠狗隊這種過左的報復行為感到不可忍受，於是兩個隊兩百多條狗咬成一團，一撮撮的狗毛被撕下來，在小風的吹拂下，沿著河道翻滾。紅狗隊裡的狗趁火打劫，借咬架的機會各報私怨。我家的三條狗，不動聲色的對坐著，目光冰冷，眼裡都汪著鮮紅的血。

這場激烈的戰鬥持續了有兩個多小時，有七條狗永遠也爬不起來了，有十幾條狗受了重傷，躺在戰場上，嚶嚶地哀鳴著。戰後，幾乎所有的狗，都坐在河道上，伸出沾著含有消毒生肌唾液的紅舌頭，舔自己的傷口。

第二場戰鬥是昨天中午發生的。綠狗隊裡一個厚顏無恥、生著兩片厚唇、鼓著兩隻魚眼睛的公狗——它生著一身藍黃色夾雜的狗毛——竟然大膽調戲紅狗隊中與狗隊長關係異常密切的一隻漂亮小母狗。紅狗怒不可遏，一膀子就把那只雜毛公狗撞到河裡……^⑪

One of the battles occurred when a dog in Green's brigade, an impudent male with thick lips, bulging eyes, and a coat of bluish fur, took liberties with a pretty spotted-faced female who was one of Red's favorites. Infuriated, Red charged the motley male and knocked him into the river.^⑫

原文寫黑、綠、紅三隊狗打架，描寫細緻，情節豐富。可能譯者覺得這些文字雖然生動，但於情節發展作用甚微，故大部分刪除，只留下最後一段。

（二）節譯

“節譯”即“簡譯”，就是翻譯原文的主要信息，省略那些譯者認為不重要或會給讀者帶來閱讀麻煩的內容。如：

羅漢大爺和衆夥計被我爺爺和奶奶亦神亦鬼的舉動給折磨得智力減退，心中雖有千般滋味卻說不出個酸甜苦辣，肚裡縱有萬種狐疑也弄不出個子丑寅卯。一個個畢恭畢敬地成了我爺爺手下的順民。^⑬

Uncle Arhat and the hired hands were so tormented by their naked, demonic exhibition of desire that their intelligence failed them, and even though they had a bellyful of misgivings, in time, one after another, they became my granddad's loyal followers.^⑭

原文劃綫部分是副對聯，用詞繁複，對仗工整，既有音韻美，也有修辭美。其語言的美感，英文不好傳達；或者，若照實傳達，則顯得囉嗦。葛譯只傳其大意，節略為 and even though they had a bellyful of misgivings, in time, one after another（儘管他們當時一個個肚子裡全是狐疑）。

葛譯《紅高粱家族》中“節略”的例子還有很多，再如：

殺了單扁郎，他不後悔也不驚愕，只是覺得難忍難挨的噁心。^⑮

He felt no remorse, though, over murdering Shan Bianlang, only disgust.^⑯

“只是覺得難忍難挨的噁心”節略為 only disgust.

他確實是餓了，顧不上細品滋味，吞了狗眼，吸了狗腦，嚼了狗舌，啃了狗腮，把一碗酒喝得罄盡。^⑰

He was ravenously hungry, so he dug in, eating quickly until the head and the wine were gone.^⑱

原文劃綫部分表達細緻、誇張，明顯有渲染的成分。譯文將渲染的成分去掉，只留下大意。

三、改寫

凡《紅高粱家族》中可能會給讀者帶來閱讀負擔或影響讀者閱讀興趣的地方，葛浩文在譯文中均做了“改寫”處理。下面我們從篇章層（text level）、語段層（discourse level）、句子層（sentence level）、詞語層（phrase level）四個方面逐一討論：

（一）篇章層面的改寫：調整原文的敘事結構

我們以《紅高粱家族》第一章“紅高粱”為例。全文主要敘述了三個事件：伏擊日軍事件，日軍抓壯丁修路事件，“我奶奶”出嫁事件。這三個事件分散在九個小節中敘述。^⑲莫言採用了常規敘述、倒敘、插敘、預敘等多種敘事方式讓讀者穿梭在不同的時空中，緊張而不忍釋卷。原文的這些交叉敘述、時空交錯對沒有相應歷史文化背景的英語讀者可能構成閱讀障礙。因此，譯者在本章英譯中調整了敘述方式，儘量將故事的時空關係常規化，將事件的展開清晰化、邏輯化。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 事件順序調整

我們以原文第四節為例（從“隊伍走上河堤”到“慢慢地隨河水流走了”）。第四節的事件順序是：1）伏擊日軍事件，2）伏擊日軍事件前一晚，3）伏擊日軍事件，4）日軍抓壯丁修路事件，5）伏擊日軍事件，6）日軍抓壯丁修路事件（剝人皮），7）伏擊日軍事件。英譯本的事件順序是：1—2—3—4—6—5—7。從表面上看，好像只是事件5和事件6換了一個位置，但實際上這一調換不僅使“日軍抓壯丁修路事件”（事件4和事件6）一次性敘述完畢，一氣呵成，而且使“伏擊日軍事件”的後面部分（事件5和事件7）的敘述也更具連續性。調整事件順序後，英譯本的敘述更顯常規化、清晰化，明顯便於英語讀者閱讀。

2. 時間順序調整

我們以原文第五節爲例（從“我奶奶剛滿十六歲時”到“看到了紛亂不安的宏大世界”）。第五節敘述了“我奶奶”出嫁前的背景、心情，出嫁當天的情況。第五節敘述的時間順序是：1) 出嫁前（“我奶奶”的背景介紹），2) 出嫁當天（“我奶奶”在轎中），3) 出嫁前（“奶奶”的心情），4) 出嫁當天，5) 敘述者時空，6) 出嫁當天，7) 敘述者時空，8) 出嫁當天，9) 敘述者時空，10) 出嫁當天。英譯本的事件順序是：1—3—2—4—5—6—7—8—9—10。英譯本將2和3換了一個位置，將“我奶奶”出嫁前的背景介紹和出嫁前的不安心情連在一起敘述，消除了原文的時空交錯，使敘述按“出嫁前—出嫁當天”常規時間順序進行，方便英語讀者閱讀。

3. 連貫性調整

《紅高粱家族》原文在敘事方面經常出現蒙太奇式的跳躍。這在中國當時是一種新的敘事方式的嘗試，有其文學上的意義。中文讀者因有相應的歷史文化背景，基本能適應這種敘事跳躍。英語讀者則不然，他們缺乏相應的歷史文化背景，若按照原文敘事順序翻譯，他們很可能覺得連貫性不夠，讀起來有點混亂。爲讀者方便，葛浩文幾乎對所有的這類敘事做了調整，讓譯文顯示出常規的連貫性。如：

1) 這一夜，父親躺在他的小床上，聽著奶奶在院子裡走來走去。奶奶格登格登的腳步聲和田野裡的高粱綽綽，編織著父親紛亂的夢境。父親在夢中聽到我家那兩頭秀麗的大黑驢子在鳴叫。

2) 平明時分，父親醒了一次。他赤著身體跑到院子裡去撒尿，見奶奶還立在院子裡望著天空發呆。父親叫了一聲娘，奶奶沒答腔。父親撒完尿，扯著奶奶的手往屋裡拉。奶奶軟疲疲地隨著父親轉身進屋。剛剛進屋，就聽到從東南方向傳來一陣浪潮般的喧鬧，緊接著響了一槍，槍聲非常尖銳，像一柄利刃，把挺括的綢緞豁破了。

3) 父親現在臥的地方，那時候堆滿了潔白的石條和石塊，一堆堆粗粒黃沙堆在堤上，像一排排大墳。去年初夏的高粱在堤外憂悵沉重地發著呆。被碌碡壓倒高粱閃出來的公路輪廓，一直向北延伸。那時大石橋尚未修建，小木橋被千萬隻腳、被千萬次驢馬蹄鐵踩得疲憊不堪、敲得傷痕累累。壓斷揉爛的高粱流出的青苗味道，被夜霧浸淫，在清晨更加濃烈。遍野的高粱都在痛哭。

4) 父親和奶奶聽到那聲槍響不久，就和村裡的若干老弱婦孺被日本兵驅趕到這裡。那時候日頭剛剛升上高粱梢頭，父親和奶奶與一群百姓站在河南岸路西邊，腳下踩著高粱殘骸。

5) 父親們看著那個牛棚馬廐般的巨大柵欄，一大群衣衫襤褸的民夫縮在柵欄外。後來，兩個偽軍又把這群民夫趕到路西邊，與父親他們相挨著，形成了另一個人團。在父親們和民夫們的面前，就是後來令人失色的拴驢馬的地方……²⁰

1) That night he lay on his kang listening to Grandma pace the yard. The patter of her footsteps and the rustling sorghum in the fields formed Father's confused dreams, in which he heard the brays of our two handsome black mules.

2) Father awoke once, at dawn, and ran naked into the yard to pee, there he saw Grandma staring into the sky. He called out, "Mom," but his shout fell on deaf ears. When he'd finished peeing, he took her by hand and led her inside. She followed meekly. They'd barely stepped inside

when they heard waves of commotion from the southeast, followed by the crack of rifle fire, like the pop of a tautly stretched piece of silk pierced by a sharp knife.

4) Shortly after he and Grandma heard the gunfire, they were herded over to the dike, along with a number of villagers – elderly, young, sick and disabled by Japanese soldiers.

3) The polished white flagstones boulders, and coarse yellow gravel on the dike looked like a line of grave mounds. Last year's early-summer sorghum stood spellbound beyond the dike, somber and melancholy. The outline of the highway shining through the trampled sorghum stretched due north. The stone bridge hadn't been erected then, and the little wooden span stood utterly exhausted and horribly by the passage of tens of thousands tramping feet and the iron shoes of horses and mules. The smell of green shoots released by the crushed and broken sorghum, steeped in the night mist, rose pungent in the morning air. Sorghum everywhere was crying bitterly.

5) Father, Grandma and the other villagers – assembled on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highway, south of the river, atop the shattered remnant of sorghum plants – faced a mammoth enclosure that looked like an animal pen. A crowd of shabby laborers huddled beyond it. Two puppet soldiers herded the laborers over near Father and the others to form a second cluster. The two groups faced a square where animals were tethered, a spot that would later make people pale with fright...^②

原文的敘事順序 1—2—3—4—5，譯文的敘事順序是 1—2—4—3—5，因為原文 2 的最後部分敘述的是“槍聲”，原文 3 出現跳躍，敘述“父親”“現在”趴在一個地方躲著；原文 4 的開頭緊接著敘述前面的“槍聲”。因此，將 2、4 放在一起更符合常規連貫性。

《紅高粱家族》英譯本對原文的事件順序、時間順序、連貫性等進行了調整，使故事情節更加緊湊，敘事更加連貫。這些雖沒有改變小說的主體故事，但改變了小說的局部結構關係，也改變了小說的情節安排。這些調整屬於翻譯中的篇章層面（text level）的“改寫”。

（二）語段層面的改寫

美國翻譯家、《人民文學》英文版 Pathlight 編輯總監艾瑞克（Eric Abrahamsen）說，中西方讀者有較大的“閱讀習慣和審美差異”，“西方當代文學品味強調簡潔明快”，還有，“中國讀者通常喜歡在情感上非常打動人的書，但是西方讀者會對過於煽情的書表示懷疑”。^②同樣是美國翻譯家，葛浩文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對那些有悖英語讀者閱讀習慣和審美傾向的敘述，均在譯文中進行了改寫。這不僅體現在宏觀（語篇）層面，也體現在中觀（語段、句子）層面和微觀（詞語）層面。下面我們看語段層面的改寫：

父親眼見最後一棵高粱蓋住了奶奶的臉，心裡一聲喇響，傷疤累累的心臟上，仿佛又豁開了一道深刻的裂痕。這道裂痕，在他漫長的生命過程中，再也沒有痊愈過。第一鍬土是爺爺鏟下去的。稀疏的大顆粒黑土打在高粱秸上，嘭咚一響彈起後，緊跟著是黑土顆粒漏進高粱縫隙裡發出的聲響。恰似一聲爆炸之後，四濺的彈片劃破寧靜的空氣。父親的心在一瞬間緊縮一下，血也從那道也許真存在的裂縫裡飛濺出來。他的兩顆尖銳的門牙，咬住了瘦瘦的下唇。^③

As father watched the final stalk hide her face, his heart cried out in pain, never to be whole again throughout his long life. Granddad tossed in the first spadeful of dirt. The loose clods of black earth thudded against the layer of sorghum like an exploding grenade shattering the

surrounding stillness with its lethal shrapnel. Father's heart wept blood.²⁴

原文劃綫部分表達細膩，敘述繁複，還有點煽情的味道。這些因素在中文裡頗有文學味，但照實譯成英文，則顯得敘述冗長，節奏拖沓，而且那股煽情味英語讀者也很難習慣。因此葛譯對此進行了改寫：“心裡一聲喇響……再也沒有痊愈過。”這一語段改成了 his heart cried out in pain, never to be whole again throughout his long life。譯文傳其大意，簡潔明快，沒了煽情味。“稀疏的大顆粒黑土打在高粱秸上……他的兩顆尖銳的門牙，咬住了瘦瘦的下唇。”這一語段改成了 The loose clods of black earth thudded against the layer of sorghum like an exploding grenade shattering the surrounding stillness with its lethal shrapnel. Father's heart wept blood。譯文去除了“嘭咚一響彈起後，緊跟著是黑土顆粒漏進高粱縫隙裡發出的聲響”和“父親的心在一瞬間緊縮一下”，“他的兩顆尖銳的門牙，咬住了瘦瘦的下唇”等繁複的敘事；“血也從那道也許真存在的裂縫裡飛濺出來”簡化成了 Father's heart wept blood。改寫後的整個語段簡化了許多細節，節奏明顯加快，煽情味也沒了。

（三）句子層面的改寫

牽涉到意識形態差異的文字，葛譯幾乎刪除殆盡。實在不能刪除的，就進行改寫。如：

父親對我說過，任副官八成是個共產黨，除了共產黨裡，很難找到這樣的純種好漢。²⁵

Father told me that Adjutant Ren was a rarity, a true hero.²⁶

原文劃綫部分對共產黨表達了發自肺腑的欽佩。若全刪，句子意思不完整。遂改寫為 was a rarity, a true hero（是個難得的人，一個真英雄），意思完整，意識形態全無。

有時譯者在原文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想像和邏輯進行改寫，以期符合西方人的思維習慣：

奶奶不理孫五，向倚在牆邊上的一個長臉姑娘走去。長臉姑娘對著奶奶吃吃地笑。

奶奶走到她眼前時，她忽然蹲下身，雙手緊緊地捂著褲腰，尖聲哭起來。²⁷

Ignoring Sun Five, Grandma walked up to a long-faced girl leaning against the wall, who smiled weakly, then fell to her knees, wrapped her arms tightly around Grandma's waist, and began to cry hysterically.²⁸

原文劃綫部分“她忽然蹲下身，雙手緊緊地捂著（自己的）褲腰”，譯文改成了 then fell to her knees, wrapped her arms tightly around Grandma's waist。“蹲下”改成了“跪下”，“雙手緊緊地捂著（自己的）褲腰”改成了“雙手緊緊地抱著奶奶的腰”。也許譯者覺得“她”的這兩個動作更符合西方讀者的期待或想像。再例如：

奶奶在噴吶聲中停住哭，像聆聽天籟一般，聽著這似乎從天國傳來的音樂。²⁹

Grandma's stopped crying at the sound of the woodwind, as though commanded from on high.³⁰

原文劃綫部分“（奶奶）像聆聽天籟一般，聽著這似乎從天國傳來的音樂”改寫成了 as though commanded from on high。“像聆聽天籟一般”略去沒譯；“聽著這似乎從天國傳來的音樂”改成了“似乎接到了天國的指令”。可能譯者覺得“噴吶聲”，或譯文中的 the sound of the woodwind（木管樂器），在西方讀者心目中算不得“天籟（美妙的音樂）”，因而沒有詳細譯出；奶奶停住哭是因為“似乎接到了天國（上帝）的指令”更符合西方人的想像和思維習慣。

（四）詞語層面的改寫

為減少文化障礙，方便閱讀，葛譯進行了很多微觀（詞語）層面的改寫。如，將上例中的“噴

呐” (suona horn) 改譯成西方人更熟悉的 woodwind (木管樂器)。這樣的改寫非常多，如將中國的度量單位改成西方度量單位，如“五華里”譯為 a mile and a half, ① “一丈絲”譯為 a yard of silk, ② “半個時辰”譯為 half an hour; ③將一些比喻換成西方熟悉的喻體，如“八字步”譯為 V imprints, ④ “人字”譯為 in the V shape; ⑤將中式對象改譯為西方人容易理解的對象，如“銀簪子”譯為 comb, ⑥ “銀鎖”譯為 a silver necklace. ⑦再如：

“那是國民黨的部隊！”

“你共產黨的部隊還不是照樣見槍眼紅？從今以後，誰也別想讓老子上當。” ⑧

“It was Pocky Leng’s troops who took everything else!”

“and I suppose the eyes of Little Foot Jiang’s troops don’t light up just as bright when they see weapons? Well, this is one man you’re not going to sucker!” ⑨

“國民黨的部隊”是指國民黨的冷支隊長領導的抗日隊伍。冷支隊長臉上有很多麻子，人稱“冷麻子”。葛譯將“國民黨的部隊”改成了“冷麻子的部隊” (Pocky Leng’s troops)。“共產黨的部隊”是指共產黨的江隊長領導的一支八路軍隊伍。江隊長的一雙腳長得比較小，大家叫他“江小腳”。葛譯將“共產黨的部隊”改成了“江小腳的部隊” (Little Foot Jiang’s troops)。西方讀者對當時的“國民黨的部隊”和“共產黨的部隊”知之不多，實譯成 KMT’s troops (Nationalist Party’s troops) 和 Communist Party’s troops 會給讀者帶來一定的文化障礙和閱讀麻煩，而且意識形態的差異還會導致理解偏差。改寫後，簡明易懂，而且生動有趣，能迎合讀者的口味。

為減少文化隔閡，增加可讀性，葛浩文還將許多人名意譯，如：Arhat Liu, named after Buddhist saints (劉羅漢)，Passion (戀兒)，Beauty (倩兒)，Nine Dreams Cao (曹夢九)，Harmony (安子)，Road Joy (路喜)等。葛浩文這種意譯人名的做法，跟 David Hawkes 意譯《紅樓夢》中的人名類似，如，Skybright (晴雯)，Patience (平兒)，Tealeaf (茗烟)、Musk (麝月)，Adamantina (妙玉)，Vanitas (空空道人)等等。

四、保留東方情調

葛譯對文中的意識形態似乎唯恐避之不及，而對東方情調卻有意追逐。如：

“……你簡直是魯班門前掄大斧，關爺面前耍大刀，孔夫子門前背《三字經》，李時珍耳邊念《藥性賦》，給我拿下啦！” ⑩

“...like someone wielding an ax at the door of master carpenter Lu Ban, or waving his sword at the door of the swordsman Lord Guan, or reciting 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at the door of the wise Confucius, or whispering the ‘Rhapsody on the Nature of Medicine’ in the ear of the physician Li Shizhen. Arrest him!” ⑪

“魯班門前掄大斧，關爺面前耍大刀，孔夫子門前背《三字經》，李時珍耳邊念《藥性賦》”這四句話文化背景複雜，而且同義反復，就是 to teach your grandma how to suck eggs 的意思。按葛譯的常規，應該節譯。但因這些句子很有中國特色或東方情調，譯者一絲不苟悉數全譯。

類似保留東方情調的例子還有很多，如：

雖然我奶奶與他已經在高粱地裡鳳凰和諧。⑫

Even though by then he and Grandma had already done the phoenix dance in the sorghum field. ⑬

從此，爺爺和奶奶鴛鴦鳳凰，相親相愛。羅漢大爺和衆夥計被我爺爺和奶奶亦神亦鬼的舉動給折磨得智力減退.....^{④④}

From that day on, Granddad and Grandma shared their love like mandarin ducks or Chinese phoenixes. Uncle Arhat and the hired hands were so tormented by their naked, demonic exhibition of desire that their intelligence failed them.....^{④⑤}

“一不作，二不休，扳倒葫蘆流光油。爲那小女子開創一個新世界。”^{④⑥}

“There was no turning back. Now that he'd knocked over the gourd and spilled the oil, he'd create a new life for the young woman.”^{④⑦}

五、誤譯

葛譯《紅高粱家族》中有一些明顯的誤譯。如：

在白馬山之陽，墨水河之陰，還有一株純種的紅高粱，你要不惜一切努力找到它。^{④⑧}

Beside the yang of White Horse Mountain and the yin of the Black Water River, there is also a stalk of pure-red sorghum which you must sacrifice everything, if necessary, to find.^{④⑨}

中國有“山南水北謂之陽，山北水南謂之陰”之說。葛浩文顯然誤解了這裡的“陰”和“陽”。原文劃綫部分的意思應該是 Between the south of White Horse Mountain and the north of the Black Water River。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綽綽，隊伍的雜沓腳步聲已響出很遠。父親眼前掛著藍白色的霧幔，擋住了他的視線，只聞隊伍腳步聲，不見隊伍形和影。^{⑤①}

Heaven and earth were in turmoil, the view was blurred. By then the soldiers' muffled footsteps had moved far down the road. Father could still hear them, but a curtain of blue mist obscured the men themselves.^{⑤②}

這裡“混沌”的意思是“模糊”，不是“混亂”（turmoil）；“天地混沌”的意思是 the sky and the field were misty。“雜沓”的意思是“紛亂”，不是“壓抑”或“低沉”（muffled）。

六、結語

葛譯《紅高粱家族》的最大特點是刪節和改寫。刪節和改寫雖不是什麼新事物，但如此廣泛地運用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英譯中並不多見。葛譯的成功至少給我們以下啓示：

首先，“以讀者爲中心”的歸化翻譯更容易贏得讀者，贏得市場，現階段更利於中國文學的傳播。這取決於這一不爭的事實：與歐美文化、文學相比，中國文化、文學在世界上明顯處於弱勢，甚至邊緣狀態。而對此，我們長期以來似乎認識不足，如，從 1949 年中國外文局成立以來，其翻譯策略一直是“以我爲主，照顧讀者”。^{⑤③}外文局轄下的英文版《中國文學》，自 1951 創刊，在政府財政支持下一直接這一翻譯策略英譯中國文學。同在 1990 年代，葛譯《紅高粱家族》在英語國家取得成功，而英文版《中國文學》自負盈虧後難以爲繼，2001 年只好停刊。二者形成鮮明對比。曾在中國工作多年的澳大利亞著名漢學家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與中國學界和譯界互動密切。她曾撰文談到中國的翻譯政策沒有幫助贏得對中國文學“不感興趣的（西方）讀者（disinterested readers）”。^{⑤④}如果說自建國至改革開放前我們遵循“以我爲主，照顧讀者”的翻譯策略是政治需要，是可以理解的；那麼，在改革開放後我們沒有及時調整這一翻譯策略，很

可能是我們對翻譯背後的讀者市場認識不足。

其次，要在選材、閱讀習慣差異、審美差異方面多用心思。艾瑞克認為，一些因素，如閱讀習慣和審美差異等，會使當代中國文學難以在西方世界暢銷，如，“作品長度：許多中國小說都很長，而西方當代文學品味強調簡潔明快。再比如煽情：中國讀者通常喜歡在情感上非常打動人的書，但是西方讀者會對過於煽情的書表示懷疑。這些審美差異很難在翻譯中協調”。^④我們面對的困局是：我們對英美文學基本上是全盤認同和接受，包括其優點、缺點和異質性；而英美對我們文學的認同和接受還停留在初級階段，基本上只認同和接受他們認為的優點，不能容忍其缺點，對異質性認同和接受很少，他們感興趣的異質性主要是東方情調和負面政治背景。葛浩文說，中國文學受冷落的程度，只要看看《紐約客》雜誌就知道了。《紐約客》上發表了多少中國作品？迄今為止一篇也沒有！而村上春樹發了不下十篇。在美國讀書界，“《紐約客》能賣得動書，《紐約時報》什麼的，不管用”。^⑤

最後，葛譯雖然取得了成功，但我們必須認識到，葛式譯法是應對中英文學交流不對等現狀的權宜之策；從長遠看，它不應是中國文學英譯的常態。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文學在西方的認可度也會相應增加。當認可度達到一定程度，我們相信，葛譯將會逐漸被更忠實、更準確的譯文所取代。

①⑤ 賦格、張健：《葛浩文：首席且唯一的“接生婆”》，廣州：《南方周末》，2008年3月26日。

② Howard Goldblatt,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London: Methuen, 2006, v-vi.

③ 羅嶼：《中國好作家很多，但營銷太可憐》，海口：《新世紀周刊》，2008年第10期；孟祥春：《我只能是我自己——葛浩文訪談》，上海：《東方翻譯》，2014年第3期。

④⑩ 呂宏敏：《葛浩文小說翻譯敘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235、119頁。

⑤⑦⑨⑪⑬⑮⑰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莫言：《紅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77~178、119、116、193、133、96、90、36~37、120、52、46、39、179、107、129、133、99、359、1頁。

⑥⑧⑩⑫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④⑨⑤ Howard Goldblatt, *Red Sorghum*,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93, p.198, p.135, p.132, p.149, p.109, p.102, pp.32-33, p.135, p.59, p.52, p.45, p.201, p.91, p.139, p.42, p.7, p.89, p.40, p.30, p.199, p.122, p.99, p.149, p.110, p.378, p.1.

②⑤④ 王祥兵：《中國當代文學的英譯與傳播——〈人民文學〉英文版Pathlight編輯總監艾瑞克筆訪錄》，上海：《東方翻譯》，2014年第2期。

⑤② 新星出版社編：《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回憶錄》，北京：新星出版社，1999年，第68頁。

⑤③ 她在文中寫道：“When I worked for the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in the 1980s, I often felt frustrated at its translation policies. These policies, it seemed to me, were formulated mainly by people who did not know English well and who knew even less about the English-language readership. It seemed to me that the FLP conspicuously failed to accomplish its presumed mission, to create a favorable impression of China in the non-Chinese world.” Bonnie S. McDougall,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Pleasure Principle*, 北京：《中國翻譯》，2007第5期。

作者簡介：蔣驍華，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 桑海]